紅樓真夢/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三回　浩浩恩綸稚孫賜秩　恢恢法網惡僕罹刑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從王夫人處下來，回至怡紅院，和鶯兒秋紋說起蔣玉函道斃之事。鶯兒道：「襲人真是個破家精，到一處妨一處。自從他出去了，這府裡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，從先不都是他妨的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也不能那麼說法，不過他的命苦罷了。「秋紋道：「誰叫他要出去呢？他從前那麼會管二爺，到了姓蔣的家裡，怎麼就不會管了？讓他在外頭打嘴現眼。」寶釵明知襲人向來人緣兒不好，就也擱下不談。

正要打發人去看襲人，偏是那幾天瑣碎事太多，剛趕上南安王太妃的白事，又是臨平侯家裡嫁女，又是梅翰林太太的六十正壽。一面預備王夫人和李紈去行弔稱賀，一面又要端整禮物。這幾件事剛辦了，緊接著又是琮哥兒的喜事。此時賈琮年紀已經不小，剛好有人替趙指揮的姑娘說親，賈赦對於這些事不甚在意，只叫邢夫人斟酌。邢夫人也不問姑娘的品貌性情，只打聽那趙家有錢，便答應了。過定過禮，一切從簡。眼看就到了吉期，賈璉平兒不在家，李紈寶釵只得時常到東院去，幫著邢夫人料理。那天誥命官眷卻也來得不少，只在東院內客廳款待。大家看那新人也還有對成相貌，卻因出自武將之家，全不懂得規矩禮教，和賈府妯娌們如何能隨得上？只算了過一樁婚嫁大事罷了。

不幾天，又值探春分娩，偏又是雙胎，生下一個哥兒，一個姐兒。賈府是外婆家，洗三那天，便須致送首飾衣服、搖籃玩具，每樣都得雙份。那天，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

等都到周府去了一日，可喜探春產後平安，一雙孩子也都結實。過兩天，大家剛歇過乏來，寶釵仍按日往議事廳去清理積壓事件。

正在忙著，又趕上先朝皇太妃的大喪，擇期奉安園寢。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梅氏，俱應赴陵上恭送。因梅氏懷妊月份大了，李紈要在家照料，便將梅氏報了生產，李紈報了病假。

寶釵督率丫環及家人媳婦們替王夫人檢點行裝，一面還要預備車輛，租賃下處，又忙亂了好幾天。

直至王夫人等起身之後，家務稍閒，這才想起打發人去看襲人。上次是打發焙茗去的，如今因襲人孀居不便，只可差個老婆子去。還是鶯兒說起那老葉媽，一向在怡紅院管理花樹，和襲人是熟識的，只有打發他去最妥。寶釵當下便把老葉媽叫來，吩咐了許多話，又檢出一包銀子，共是一百兩，說明內中一半是王夫人賞的，一半是寶釵私下湊的，統交老葉媽帶去。

又傳王夫人的話，叫襲人空的時候來府裡一趟，太太要見見他。

老葉媽都記下了，到二門上喚了一輛小車，問明襲人住處在驢市街，便坐車一直前往。

到了那裡，乃是一個小板門的雜院，一進門便問蔣奶奶，遇著一個老婆子耳朵聾的，說道：「這裡那有什麼奶奶呢？」又問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，指著酸棗樹底下一間灰棚，說道：「住這屋的就姓蔣。」老葉媽在房門外叫了一聲，只見襲人穿著帶補綻的藍布褂、青布褲子，臉上黃黃的，不施脂粉，慢慢的走了出來。老葉媽道：「姑娘還認得我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不是葉大娘麼，怎麼會不認識？請屋裡坐罷。」老葉媽隨著他走進屋內，見土炕上只鋪著一領破席，疊著一牀破棉被，想是半鋪半蓋的。襲人讓老葉媽在炕頭上坐下，道：「葉大娘，難得你還來瞧瞧我，我真沒臉再見府裡的人了。」老葉媽道：「姑娘說那裡的話，什麼人沒個災難？你年輕輕的，別盡往窄裡想，往後的日子還寬著呢。」襲人將要說話，眼淚先滾了下來，抽咽著說道：「我這苦命的，那裡還有日子過呢？我從府裡出來的時候，原拚著一死的，偏生鬼蒙了頭，該死不死，混了這些日子。不知道前世裡造的什麼孽，該姓蔣的什麼債，把我拖下了苦海。苦也罷了，連他也活不長，丟下我孤孤零零的，可怎麼活著哪？要說死呢，為什麼那時候不死，如今就

死了，算個什麼？要勉強活著罷，靠什麼過日子，還有什麼臉跟人家告苦求幫去？」老葉媽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『好死不如賴活著『，千萬別那麼想，難道你親哥哥也不管你麼？」襲人道：「我哥哥前兩年就過去了，嫂子他們早就回了南，也好久沒得著信。若有我哥哥在著，好歹總有個投奔，那會到這個地步呢？

「

老葉媽道：「寶二奶奶打發我來瞧瞧你，勸你自己想開點。太太聽見蔣老闆的事，也很惦記你，若是沒有事，到府裡去一趟，大家替你想個主意。這一包是一百兩銀子，有太太賞的五十兩，二奶奶又湊了五十兩，給你貼補著花罷。」襲人含淚道：「太太和二奶奶的恩典，我感之不盡。我本來不敢領的，現在也說不得了。家裡一個大錢也沒有，昨兒把那牀破褥子對付換了幾個錢，今兒算過去了，明兒還不知怎麼過呢！」老葉媽道：「姑娘，你總要想個長久的主意才好。就是太太和二奶奶給的這銀子，也吃不了一年半載，吃完了又怎麼樣？」襲人道：「我也想過，除非是到人家去伺候太太奶奶們混碗飯吃，可那找賈府上這樣寬厚的人家？若是太太二奶奶可憐我，收留在府裡，當一個粗使的丫頭、老婆子，我情願盡心服侍他老人家，也算報答了這番恩典。若是用不著我，也是我的命，只好來生變牛變馬，再報答太太和二奶奶罷。」老葉媽見他說得淒涼，也不免落淚道：「我回去給你回到了，你聽信罷。」那天回至怡紅院，便照著襲人的話回覆了寶釵。寶釵道：「襲人那個人，事理很明白，做事也還麻利，我手底下正短這麼一個粗使的人。

可是他從這裡出去的，如今又叫回來，只怕老爺太太未必肯依呢。」正說著，蕙哥兒、權哥兒從家學裡回來，老葉媽便自退下。

原來梅氏新生了第二個哥兒，賈政因賈蘭正在軍機，替他命名賈樞。李紈忙著照料產婦，又怕權哥兒吵鬧，諄托寶釵代為照管。寶釵對於權哥兒眠食一切照顧甚周，看待的也和蕙哥兒一樣。此時叔姪二人同回至園中見了寶釵，秋紋連忙替他們收起書包，一面預備點心。寶釵問起本日功課，蕙哥兒道：「師父因為《左傳》念完了，今兒又上了《詩經》，都是四字一句，又都有韻，比《左傳》還有趣味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師父講了沒有？」蕙哥兒道：「師父教了兩遍。跟手就講了那『關關『是鳥聲，『雎鳩』是鳥名，就不講我也懂得。」寶釵又道：「你們對了對子沒有？」蕙哥兒道：「我自己對了，權哥兒對不出，還是我替對的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比你小，就是對不出，師父也要教給他的，要你替對做什麼？」蕙哥兒道：「他許我明兒叫人上東廟去，買一對花鴿子送給我。

」寶釵道：「這更不該，今兒他許你花鴿子，你就替他對對子，將來長大了，人家許你點好東西，任什麼事你都替人乾去，不是貪得敗行麼？

往後切戒不可。」蕙哥兒道：「姐姐說得是，我往後不敢了。」

歇一會，又問寶釵道：「那賈雨村是咱們一家麼？什麼輩分？」寶釵道：「那是你爺爺認的本家，比爺爺小一輩，你怎麼問起他來？」蕙哥兒道：「昨天有個賈小村來見爺爺沒見著，就到學裡去尋師父，師父說他是雨村的兒子，我見小廝們都稱呼他興隆街小大爺，只道也是咱們家裡人哪。」寶釵道：「你見了他，也應該稱他大哥。」蕙哥兒道：「師父叫我們都見了，那小村大哥自己說懂得相法，看了我們倆，說都是一二品的相，還說我的官星眼前就要發動，那會有這種事呢！」寶釵等他們吃了點心，又看著把當天念的生書都理熟了，從頭背了一遍，方叫秋紋碧痕領他們玩去。鶯兒笑道：「從前常見二爺和小蘭大爺一塊兒上學去，不幾年就都中了。將來他們倆也要叔姪同榜呢。」寶釵見沒事，又趁空往稻香村去看梅氏，和李紈說了一回話，至掌燈方回。

那幾天，白天料理家務，晚上照管哥兒，連尋湘雲惜春閒談的工夫都沒有了。樞哥兒洗三那天，寶琴、岫煙、李紋、李綺都來了，在稻香村聚了一日。次日，王夫人尤氏等方從陵上回來。王夫人見了李紈寶釵道：「你們這回可受累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只照管產房，家裡事全是寶妹妹唱獨腳戲，還替我看著權兒，真夠他累的。」寶釵只有謙遜而已。那賈小村和賈政賈蘭隨駕回來，又忙來拜見。他也是學得雨村那一套本事，把賈政祖孫胡亂恭維一陣。賈蘭因他本是廕生知縣，指引他到部投供，後來也選了陝西一個中缺。他說賈蕙目下官星發動，大家都不相信，說道：「這麼點的孩子，那能就做官呢？」卻不料也居然有驗。原來此次陵園工程，賈政是承修大臣，辦理妥協。皇上敘勞降旨，賞了太子太保職銜，賈政具本一再堅辭，請收回成命。皇上無可加獎，便另下了一道旨意，賞給他嫡孫賈蕙以六部員外郎用，俟及歲時分部行走。

報喜的到榮府吵嚷了一陣，李紈、惜春、湘雲諸人聽見了，都上去向賈政王夫人道喜。又向寶釵笑道：「你說那賈小村是信口胡編的，這不是應驗了麼。」正在熱鬧，恰好蕙哥兒下學回來，寶釵道：「這麼早就放學了麼？」蕙哥兒道：「師父說：『今兒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放你半天假罷。』我就家來了。」李紈道：「蕙哥兒，大家等著給你道喜哪！」蕙哥兒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，要自己考了來的才算。」大家都道這孩子志趣不凡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小孩子別把事情看得太容易，你爺爺當主事，熬了十幾年，才升到員外郎呢。

寶釵等眾人散了，方將襲人的話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

「襲人原也可憐，他那人有粗有細，叫了來總比外來的得用。眼下且慢著，你老爺平時說起家裡用的人只嫌多，說有用的沒用的都白養活著，不如把年紀老用不著的打發出去，也省些嚼裹。如今平空的要添人，老爺如何會答應？等有機會再說罷。

「

此時大觀園中，因探春不來，李紈寶釵又各有忙事，比先就冷落了許多。只有湘雲清閒無事，不時在園中各處逛逛。那天從蜂腰橋走過，看見一大棵蠟梅，半面斜覆在池上，檀心磬口，芬豔異常，映著初日光中，恰成了金黃顏色。心想這一路常走過的，怎麼從來沒瞧見他？細看那枝幹，又像是老本，決不是新移來的。又想從前詩社裡只詠過紅梅，似這般仙姿佛性，卻不曾有人吟賞，可見花兒也像人生的遭遇，有幸有不幸的。

因而想起自己飄泊無依，寄居人家園館，也如同此花一般冷落，不免動了惺惺相惜之意。想要閒吟幾句，遲回未就，只望著那棵蠟梅出神。忽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大清早起怪冷的，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回頭一看，乃是邢岫煙，便說道：「你倒有此雅興，來這園子裡閒逛。」邢岫煙道：「我是來尋我們姑奶奶的，那有工夫閒逛呢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也好幾天沒見寶姐姐，同你一路去罷。」於是二人同往怡紅院，一路走著，還在說話。

湘雲見岫煙背後一個丫環，舉著溜金架子，上有五色鸚鵡。

身子是紅的，頭頸是藍白兩色，又帶綠翅黃尾，華彩具備，不禁連聲贊美，問他是那裡得來的？岫煙道：「說起來可得一大套呢。前天我們二爺從衙門裡下來，走過鳥市，見他五色鮮明，十分可愛，花四兩銀子買了來的。到家裡給他洗了一個澡，他忽然念起詩來，念的是『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

『好像是林姑娘做的。我們太太說，家裡沒人服侍他，那寶蟾又好擺弄，別給擺弄壞了，怪可惜了的，叫我給姑奶奶送來。

我剛好有事要找姑奶奶，就把他捎帶來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倒有趣，我從前在瀟湘

館也見過他，個兒還小，顏色也沒這麼好，不知什麼時候被人偷出去的。」岫煙道：「你們身上掛的都會丟掉，別說他了。」湘雲道：「身上掛的倒平常，這玩意就有錢往那裡找去？」說話間已進了怡紅院。

寶釵正在收拾屋子，勻擺盆花。原來吳新登家的送來兩盆硃砂梅、兩盤綠萼梅。俱是多年梅樁，姿態甚古。林之孝家的另送水仙、蠟梅各四盆，丫環們掂對合式的地方擺設好了，尚在整理。湘雲掀簾進來，笑道：「這屋裡好香，到底屋子暖，花兒開得好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還是才搬了來的，你若喜歡，我挑兩盆送給你。」湘雲道：「這裡還有寶貝呢，你且丟下花來瞧瞧罷。」寶釵一回身，瞧見了五色鸚鵡，不禁贊道：「好個鸚哥，這顏色多麼好看，我好像在那裡見過似的！」邢岫煙道：「他還會念詩呢。寶釵引逗他一回，那鸚鵡支稜著翅膀，就念起那兩句葬花詩，又學那長歎的聲音，宛然活像黛玉。寶釵恍然道：「原來就是顰兒那一個，怪不得這麼眼熟，你們從那裡弄回來的？」邢岫煙道：「這是蝌二爺在鳥市上買來的，起先不知他會念詩，一洗澡，他高了興，就念起來了。媽媽叫給你送來，也好解解悶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不大希罕這些，倒要替顰兒好生養著他。若是顰兒知道了，一定要回來瞧瞧他呢。」邢岫煙道：「我來尋姐姐還有點小事。就是張德輝的內姪女那天晚上到大柵欄去買東西，碰見了一幫打太平鼓的，他不該站在那裡瞧熱鬧，等這幫人過去，連他也沒影子了。有人說，打太平鼓的穿著大羊皮袍子，專為的裹挾婦女，五城的地面，都和他們串通的，就告了也不肯管。張德輝求你托托三姑爺，叫番役們上緊辦一辦，把女孩子救回來要緊。」寶釵道：「明兒是三妹妹滿月，我見了他，和他切實說說，只要他答應了，必定有點辦法，比托三姑爺還得力呢。」

碧痕鶯兒端了幾碗臘八粥進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供佛的臘八粥，奶奶姑奶奶嚐嚐應個景兒。」湘雲道：「今兒敢則臘八了，京城裡的話『臘七臘八，凍死寒鴉』今年怎麼這們暖，連大毛還穿不住。」寶釵道：「今年還是十月裡下了一場小雪，一直沒見過雪呢。」湘雲見那粥色如桃花，乃是糯米和紅蓮香稻米熬成，中有棗、栗、白果、桂圓、花生、鬆仁等品，同寶釵隨意吃些。邢岫煙不喜吃甜的，只略嘗兩口，便命撤去。寶釵問湘雲道：「明天三妹妹那裡你去不去？」湘雲道：「我最怕應酬的，有兩件粗活計你替我帶了去。還帶話給三姐姐，盼望他抽空回來多住幾天，我等著他起『蠟梅社』呢。」寶釵道：「蠟梅倒是個好題目，你怎麼想起來的？」湘雲笑道：「蜂腰橋那邊有一棵很大的蠟梅，你沒瞧見麼？在南邊差不多家家有的，不算希罕，京城裡只怕除掉西城宏濟寺那棵，就要數到他了。

「寶釵笑道：「我們枉做了這園子的主人，就不知道有這棵蠟梅，真是笑話。」湘雲便要拉寶釵同去玩賞，偏值王夫人打發繡鳳來尋寶釵，只可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邢王二夫人和尤氏、李紈、寶釵約齊了，同往周府。

探春接了進去，即在上房坐談。王夫人見探春丰貌更豐，自是欣慰。尤氏道：「三妹妹這回月子裡真養得好，比先胖了好些。「寶釵道：「吃什麼補品都在其次，頭一件，這一個月由著他靜養，三妹夫捨不得叫他操心，怎能夠不胖呢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那一對哥兒姐兒穿著紅襖綠褲，額上點了紅梅花，都像泥娃娃似的，睜著小眼看人，也不大哭。奶子抱著他，嘴裡喚著婆婆、舅母，就算都見了。

一時探春讓大家坐席，也有女先兒說書和各種雜耍。有一個說相聲的叫做金寶泉，在京城裡頗負盛名。那天演的「五營大閱」，先是營中未起，只聽得兵卒鼾聲及風吹大旗之聲，漸有一兵轉側咳嗽聲，兩兵說話聲，數兵問訊聲。又聽吹號聲、傳令聲、一片馬步行路聲，便似到了校場，那時聲更多了，各人有各人的聲，各隊有各隊的聲。一時傳呼提督到了，眾聲俱止。又是鼓樂聲、馬蹄聲、迎候回話聲、號令傳呼聲。少時，下令開操，嗚嗚的是嗚角，鼕鼕的是戰鼓，嗤嗤的是飛箭，隆隆的是火器，還攙著指揮步伐之聲。少時操畢。提督因生了哥兒，賞給各營酒肉，又有多人歡呼轟飲、閒雜談話，無非稱頌提督和提督夫人的恩德。正說得熱鬧，忽然響板一動，寂然無聲。揭開幕來，只一個人，一張桌子。

緊接著又是八角鼓，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出來，手拿敲板，一面打鼓，演說那部《雪夜遊龍》，是宋太祖親訪趙普的故事。說到趙普和他夫人見駕，太祖誇贊夫人內助之功，差不多連那半部《論語》也是夫人教他念的。尤氏笑道：「今兒這些雜耍，准有人在裡頭調度，不然怎能如此得體？」探春只是笑。寶釵抓個空，把張德輝內姪女被擄之事，仔細都告與探春，探春道：「京師重地，痞棍如此橫行，這還有王法麼！交給我就是了。」寶釵又將湘雲的活計代為面交，還說起湘雲盼望他回去住住，大家起社，探春也答應了。又向李紈問樞哥兒幾時滿月？李紈說是本月十九，探春道：「我就在那兩天回去道喜罷。」坐到席散，李紈寶釵隨著王夫人回來，也很乏了。

次日寶釵剛起來，尚在梳洗，湘雲便來了，說了一回話，又拿出他做的「蠟梅詩」給寶釵看。原來他前晚回去，便在燈下做的。寶釵看是：

破蠟烘春見此花，砑光密綴擅風華。

試參世味輕金鼎，別點禪香拓畫叉。

絳蒂半融寒又勒，檀心四照月初斜。

竊黃啼入羅浮夢，身在天涯客子家。

寶釵看一句贊美一句，說道：「有這好詩，真該起『蠟梅社』了。」湘雲道：「等三姐姐回來，又得好幾天，知道他做不做呢？你就先和了罷。寶釵道：「我可說不定，只要抽出工夫來就和你的。」湘雲道：「那花兒都開到六七成了，咱們先去看看，也好引你的詩興。」

等寶釵換了衣服，便同到蜂腰橋畔。先在花下賞了一回，果然檀面素心，開到一半，那一大枝覆在水面上，照著池水都是一片黃澄澄的，非常好看，二人同在亭子上小坐。寶釵猛然想起，笑道：「我記性真壞，一半也被那些俗事攪糊塗了，這還是我和顰兒手栽的呢。那年我到瀟湘館，瞧見盆裡開殘的蠟梅，勸他試栽在地上，看看可栽得活？顰兒扛著鋤，紫鵑捧著花，我們幾個人來的，這幾年沒理會他，想不到長得如此！許是顰兒成了仙，這花兒也沾了他的仙氣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我正納悶這裡那來的蠟梅呢？其實這花在北方也不難種，只要避著北風。這裡剛好有亭子擋著，所以就種活了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寶釵至王夫人處轉了一轉，便至議事廳上。眼前年關已近，自有許多瑣務。

晚上回至怡紅院，想到這棵蠟梅初栽時不過一尺多高，只因栽的得地，不到十年居然成樹。其間還經過一番廢興衰盛，心中不無感慨，因此也和了湘雲一首。剪了燈，取過花箋，就燈下寫了。那詩是：

禪天幻影換仙葩，手種檀枝閱歲華。

散錦淚銷珠瑣碎，嗽金巢近玉丫叉。

影回苑日曾傾世，香到京塵倘戀家。

補入喜神圖更好，琉璃屏底墮釵斜。

寫完了，套入錦封，便叫碧痕給湘雲送去。那兩天想找湘雲談談，總沒得空。

到十八那天，探春才帶著哥兒姐兒來了。先見了賈政王夫人，王夫人怕園子裡太冷，留哥兒姐兒在上房。探春自帶了侍書來尋寶釵，還帶給蕙哥兒許多玩意。寶釵道了謝，笑道：「姑媽真疼他，他可不大玩這些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哥兒也賞了官了，學著做大人也好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求你那件事辦了沒有？」探春歎道：「天下事都是想不到的，你道是什麼人領頭？

敢則還是個大員子弟，現任京官呢。這人姓黎，他祖父也是軍機尚書，偏他自小就不務正，結交一幫無賴做他的打手，見誰家有大姑娘、小媳婦，就打主意搶了去。不知誰又替他想出這個巧招兒，借著打太平鼓為名，聚了好幾十人，每人一件大羊皮袍子，到街上碰見單身婦女，就裹在皮袍子裡帶了去。越喊救命，那幾十面鼓打得越響，還夾著狂喊怪叫，誰也聽不出來。

我叫你妹夫查出他的窠子，把許多婦女救出來，都送回家去了。

那些壞蛋一個也沒跑掉，都交了刑部。昨天菜市裡砍的那幾個，就是這案裡的頭目。」寶釵道：「你辦了這件事，不但那張德輝感激你，還救了不少的人，將來要多生幾個雙生哥兒呢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案子跟咱們家也有點關係，那小頭目裡頭還有趙大、週二，都是那年設計搶咱們家的。聽說週二是周瑞的兒子，那年搶了東西，逃到山東去幾年，新近溜回來投在那一幫，圖他們包庇，被番役一起拿住。刑部問官並案訊問，從重處決，昨兒也送在菜市口了，這不是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麼！」寶釵道：「他們搶去的東西呢？」探春道：「這也好幾年了，他們早已分掉，變了錢，送到五臟廟裡。還能留到如今麼？」又歎道：「剛才回了老爺，老爺還替他們可憐，說好好一個人，為什麼要走到這條路去。又說道：「那姓黎的祖父，還是個理學名臣，不知造了什麼暗孽，會有這種報應。老爺是一片忠厚的心，據我看假理學最靠不住，那些理學先生，什麼笑話沒有，還有偷老媽、丫頭的呢！」

寶釵又說起同湘雲做的蠟梅詩，探春急於要看，便同寶釵往櫳翠庵去尋湘云。湘雲見了探春，笑道：「好容易才把你請了來，哥兒姐兒都帶來了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都在太太上房裡呢。

你巴望著請了我來，有什麼好吃的、好玩的，都拿出來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好吃的是沒有，只是這園子裡變出來一棵大蠟梅，還開著等你呢。」探春詫異道：「這裡那有大蠟梅？我從來沒見過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還是仙人親手種的。」說得探春更為納悶，寶釵說出那年同黛玉試種，如今居然成樹，探春方才恍然，笑道：「怪不得你們要做蠟梅詩呢。」便向湘雲要那詩看，湘雲從抽屜中取出兩張花箋，遞與探春。探春接過，從頭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題目倒新鮮，詩也做得好。可是你們各說各的話，叫我們怎麼和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也說你的話就得了。若專說蠟梅，那有多少可說的？」湘雲道：「我那天走過蜂腰橋，見那蠟梅開得好，就想要起社的。等你久不來，只可自己先做了，如今還起社不起呢？」探春道：「眼前就到年底下了，不但琴妹妹、李家姐妹未必能來，就是邢妹妹住得這麼近，也怕家裡有事走不開，就剩我們三兩個閒人，自己唱和罷。」惜春從那屋過來，接著說道：「三姐姐還要算閒人麼？你就要閒，天也不容你閒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閒不閒那有准，我此刻把事放下，心裡什麼事沒有，就算是閒人。你們念佛的，心心念念只想成佛，那心裡也未必閒得了？」惜春道：「我就不想成佛。」大家閒談一回。探春又道：「四妹妹，咱們好久沒下棋了，擺一盤罷。」入畫聽了，忙將棋盤棋奩拿過來。惜春下白子，探春下黑子，寶釵湘雲觀局。只聽落子之聲。下了一會，黑棋的一角被白棋吃著，只要打個劫，將中間一片通過去，那一角便可救活，卻短著一氣。探春拈子未下，正在凝思，寶釵道：「你得防他『倒脫靴』，若吃上那一片，可丟的更大了。

「探春省悟，不禁「噯喲」一聲！忽聽翠縷回道：「薛二奶奶來了。不知邢岫煙來此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